金氏宗譜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911909

從來譜牒之重等諸天球河圖既不可、不公共傳尤不可不擇人而慎守誠恐後世不肖裔孫將譜私相典鬻以致冒認同宗紊亂支派致忝吾先人者茲于告竣之日議立成規凡各分領譜者須擇老成士豫報名編號待印訂全部告成祖廟照號註名領執以便稽查日後倘有典鬻等情查出定於祖廟懲

忠肅公像責罰示儆追譜入衆擇人另領以昭尊祖敬宗之誼

其譜編排字號共計貳拾部

編號註名於左

第壹號蓮池崇公挑　第貳號蓮池梅公挑

第叁號蓮池禮公挑　第肆號蓮池瑞公挑

第伍號蓮池瑗公挑　第陸號蓮池永富挑

第柒號蓮池永蕙抛　　第捌號蓮池學模抛

第玖號蓮池定海縣士奎抛　　第拾號蓮池定海縣士秀抛

第拾壹號蓮池定海縣士翰抛　　第拾貳號蓮池志全抛

第拾叁號蓮池大貴公抛　　第拾肆號蓮池南陵縣元彪公抛

第拾伍號蓮池永欿公抛　　第拾陸號梅岡艮公抛

第拾柒號梅岡社積公抛　　第拾捌號梅岡思寶公抛

第拾玖號沙塘宣城元喜公抛　　第貳拾號沙塘宣城學仁抛

捌號

道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金氏裔孫衆等謹書

金

上海圖書館藏

氏

上海圖書館藏

族

上海圖書館藏

譜

梁克家書

上海圖書館藏

家

上海圖書館藏

寶

岳飛

上海圖書館藏

水木

上海圖書館藏

本源

魏了翁

魏了翁

上海圖書館藏

文藝

上海圖書館藏

節旍

上海圖書館藏

譜牒

煇光

虞集

虞集之印

秺侯翁叔公像

稚堯公像贊

發脩神生玉人如見之清學

挹之精忠貫日

尚書右僕射李綱拜譔

臣綱相印

李綱之印

尚書忠肅公像

忠簡公像贊

龍鳳之表金玉為姿光輔南服

經文龍韜其之有章為保永哉

仰哉瞻矣莫之歟

謝枋得拜撰

謝枋
得印

題金氏藏卷

世以譜傳而不能以像傳能以像傳尚不能以卷傳得並傳者必先人勳業著於當時道德鳴于後世迺能留其像晋其卷留其譜皆永也金姓之宗其以德業輝映後先嗚呼則若像則若卷則若譜自藏千百世不朽賢裔子孫觀先遺之像讀先人之譜苟不生其仰慕之心未之有也

吉州文山文天祥撰

右譜引像賛大字真蹟悉宋元名賢所貽蓮池祖什襲世藏以為家珍迄今數百餘載不至與夏鼎商彝同歸泯沒者知

祖宗神靈呵護遠矣特謄鐫梨棗以弁譜端俾

公其傳為同宗光其原本真筆與忠肅公遺像宋高宗勅仍藏蓮池家廟子孫珍之等諸

天球河圖可也

裔孫世江謹識

金氏續修宗譜叙

譜之所係大矣哉禮曰禮屨其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示不忘也吾旌邑西溪金氏其先葢宋金忠肅公之後忠肅公安節以忠勳大顯於南渡之際再傳龍圖公簡以力學受知於西山之門厥後忠肅公曾孫曰知丞公滉遷居湖州值宋元鼎革知丞公長子曰三十公相偕其弟有公避兵旌德西溪仙人橋等處因家焉猶奉忠

[stamp]

肅公遺像及誥勅并宋名賢傳贊手卷至今藏
之以爲家寶歷宋元明迄於今五百餘年傳世
二十而譜諜不修致先人事實泯沒無傳可勝
悼哉已亥春予客宛陵值岷山以家譜爲念屬
予爲序余喟然曰岷山斯舉其以振五百餘年
欲墜之緒聯踈以爲親起衰以爲盛金氏自此
世系明矣文獻昭矣昭穆別矣且使後世子孫
聞風而起嗣先祖之嶽音賡幾復有忠肅公其

人者出焉不大於祖有光也哉而金氏之興未
可量也斯譜之傳永無窮也余因志其固陋爲
之序其首云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朔日同邑後學登乙未科
進士張希聖書

上海圖書館藏

後者仰前烈之盛而忝吾先人者有戒念一脉之傳而竦吾骨肉者有懼覩文獻之美而卑媟吾名教者有慚尊祖而睦族别分而聯情聞風而興慕其不有目於斯譜也哉奉斯譜者尚其勗諸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忠肅公十九世裔孫世江謹書

唐康

壹
康

上海圖書館藏

金氏續修族譜叙

嘗聞玄鳥降祥而商人致頌履武生子而周人作雅萬物之昌有開必先而可忘其所自始哉故遡本尋源則必尊祖尊祖斯敬宗敬宗斯睦族欲睦族敬宗莫先乎譜諜之修而合萬派以爲一宗然譜諜非學士君子則莫能爲也吾族自漢秺侯日磾公侍中倫公四十世傳至安節公安節公三傳至知丞公知丞公之子相有二

公因宋元鼎革自湖州抱遺像與手卷避兵旌邑遷居於此自安節公至吾行傳世二十有一止存像卷而譜諜朽蠹難考余叔祖岷山先生自擊藏卷慨然以修譜爲念慮贊勛無人考求無據恒以爲言余對曰先世圖卷雖頗殘鈌失次猶有世系之可尋至子和公而後父老猶能傳之今將藏卷參互考訂可知者詳其事實不可知者紀其世系使後人有所繼述先生有志

於斯愚忝末議可乎先生曰諾巳亥春歲試先生領拔歸遂聚族而謀諸父兄咸踴躍贊助因取藏卷修之推其源而知先公自某處分來前代之支派昭昭其有序也衍其流而知某人自某處分去後世之胄裔繩繩其有派也枝幹脉絡條理整然且非止記先祖之諡名抑且推求徃迹遥想前徽而爲之贊序藉非先生學老識超博洽經史知人之所未知豈能睹斯譜之成

爲一家之信史而傳之永久也哉謹序

康熙巳亥歲四月十三日安節公二十一世裔

孫元煒書

沙塘金氏合譜序

木有本水有源世有親疏地有遠近其先固一人之身也吾祖忠肅公之後休邑多賢科第蟬聯簪纓不絕正希先生出於其鄉其別居湖州泉州者遂成閥閱名家惟吾族山居僻遠地寒行薄雖辟雍芹宮代有其人而三代之英有志未逮自始祖播遷以來與宗姓相隔河漢矣成化壬寅有酉公者自休邑來居沙塘與吾族村

居隔二里許詳其支派實忠肅公之兄安禮公之後十二世孫祿公之子也與予七世祖伯源公當爲同行兄弟遂與分昭穆序長幼焉稱謂至今葢亦有年矣已亥春予族修治先譜酉公八世孫天達以藏本來會予曰世則遠矣而本源一也若論其支派則汝與休寧親而與吾族疎若論其村居則汝與吾族近而與休寧遠遠者情日以疎近者情日以親勢使然也況水木

本源之在念而綢繆固結之日久殊非强合者
因取酉公以來譜其世系合爲一宗以其居同
鄉世同姧而又同出裕公之後也不然金氏之
居旌邑者多矣誰非秺侯之後者而予豈能盡
譜其源流本末也哉
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朔日世世江謹書

上海圖書館藏

錫金姓族譜序

蓋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有姓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由祖而傳星分棋布或東或西或南或北或因其宦以遊仰方或以就館而寄宦鄉或因商賈以遂他邦或擇以為而遷居室散處各處不可稽考其世譜深以統之意也

親疎昭孫悉矣蘇老泉論人家世譜
以蒙時修譜示孫老其貫憧忻歎深稍書遲
至不叔法度遂泥譜亭記而已修述其胥
尚孝悌閨門禮義廉恥之大閑以為後
人法歟何焉姓好自日群以傳至於宗吏
部尚書忠肅公後裔而唐宗以軍功至
照耀於史策名儒配享於文廟有望族

宗相之勸者愈丕名丕表之素上而行遠其
畧可見矣而閭里其詳於微生族之譜生
氏之史也果為信史譜為信譜大抵積之
厚者其澤遠孝之深者其枝茂為望族流
者識孫性善惟法是崇則其子孫者世
是觀宗之所由是而是可濟美之無窮
乎吾族矣是為序

元統二年貳月朔日

翰林學士虞集撰

金氏續修宗譜序

嘗聞動人以仁孝之思者莫善於譜誠以譜牒之作也所以重本源篤宗誼序昭穆分親疎以及近遠報本之情由此而深睦淵任卹之誼由此而篤爲人後者可不以譜牒爲念哉予自綰組宦居亦嘗推求此義適友陳君敦三以金氏宗譜之修屬序於予予展卷讀之上自唐虞以迄 我朝上下二千年綿延六十世圖傳昭著昭穆詳明由固祖宗之淵源有自亦賴後人之纘承勿替也予因詢其風土人情予友爲予言曰人崇禮讓俗敦古處有三代之遺風焉故其間或蘊藉於詩書或躬耕於隴畝或經營於四方人皆安業村無游民家庭冠閒

豈不及先代而辟雍茂孫代不乏人予曰某某是也即雖繩其祖武以裕後昆者也將見其振振繩繩以傳之世襲以光大其門閭胥於是譜之修基之矣是不可以不序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十月孟冬 穀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花園朱信玄頓首拜撰

金氏續修宗譜序

從來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族譜之重由來尚矣余觀金氏宗譜其錫姓雖始於漢之日磾公而植基則肇自宋之忠冨公諱安節字彥亨為宋名臣至忠勲大節之載在史策者班班可考所謂植基孔厚者其發祥必長傳至三世知丞公由休邑而遷於湖州知丞公之子相公

有公復因避宋元易革之亂由湖州之遷
於旌之西區見其地岡巒挺秀林木叢
茂二公遂於是家焉是爲梅岡之分金村
由梅岡之西数百步山形環繞基址蕩平
泉甘而土肥桐公之孫和公因相厥攸居而
卜遷焉是爲蓮池之裡金村然村落雖分
而吉相慶凶相弔敦睦之道至今勿衰迨
由蓮池而西上約三里許曰沙壠有酉公者

由休邑遷居於斯地西公與相有二公支派
雖今而原至安系别先祿公之後也乃住河
墉坡居者俱已寥落無存唯遷於宣邑之
白楊街子孫蕃衍因念水源木本之思撰
成歷合譜聯之體今復踵至成規加以纂
集合新舊譜牒彙成一帖余屢忝讀之見五
安有圖之後列傳仿歐蘇之體裁叙昭穆
之次序且墓繪以圖使奕世無侵佔之患祀

置以田俾子孫生仁孝之思以及懿行之昭
彰壼範之貞淑條例詳明規範美備序
傳詩文具載於譜之前後者莫不有倫另
序源之本之固儼然爲旌陽之名族矣豈彊
合牽引者所可擬歟頃溯至原譜之編輯皆
出於岷山先生之手余生也晚雖未親炙其光
儀然從嘉言懿行中想見至爲人固知其爲
博洽士也譜既成復屬序於余余不揣固陋既

爲之纂既成復爲之序其巔末云

旨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中秋後三日穀旦

銀峰陳文漪頓首拜譔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目錄名次

卷之首

先賢譜說

例言十則

宋高宗勅

忠肅公家傳

龍圖公傳

龍圖公墓誌銘

卷之一

東山汪王廟記

忠肅公像贊三

述忠肅公遺事

附詩十二首

新增律詩一首

新增凡例十條

新增蓮池中門宗祠記

金氏統宗世譜支系圖　起一世至四十四世

旌德梅岡蓮池支系圖　起四十三世知丞公至四十七世

蓮池前五世圖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梅岡前五世圖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蓮池後五世圖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梅岡後五世圖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蓮池近世支系圖　起五十八世至六十一世

梅岡近世支系圖　起五十八世至五十九世

沙塘支系圖　起五十二世至六十二世

卷之三

先世忠賢錄幷附贊聯

金氏統宗世傳　起一世至四十四世

旌德梅岡蓮池金氏世傳　起四十三世知丞公至四十七世

蓮池前五世傳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梅岡前五世傳　起四十八世至五十二世

蓮池後五世傳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梅岡後五世傳　起五十三世至五十七世

卷之四
蓮池近世傳　起五十八世至六十六世
梅岡近世傳　起五十八世至六十二世
沙塘金氏世傳　起五十二世酉公至六十七世
蓮池梅岡山圖墓記
題跋五

謹述先賢譜說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法也

傳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宗法立則人知重本葢宗法廢而譜諜繼起猶足以補其所不及史記叙世家亦此意也

石林公曰凡爲人後稍有知識者當以譜諜留心前乎此而譜不立吾不知其誰始後乎此而譜不立則不知其誰傳者三代不修其譜則爲不孝非人道也

朱晦庵曰人家三代不修譜則爲不孝矣

又曰巳身以上稱公巳身以下稱即此作譜之法也

深山董氏曰吾聞之傳曰先祖有善而弗知曰不明知而弗傳曰不仁此譜之所由作也

王荆公曰余聞老蘇論譜諜謂可知者續之不可知者闕之此語極有病夫人不生空桑豈無祖宗可知者固可續矣其不可知者必夜而思旦而求推形捉影如今人之捕獸豈有不得者焉苟失於知而又安於不知其爲不孝益大矣

程氏曰譜之要在明一本而濬其源所以尊祖而敬宗也究萬派而清其流所以別親疏之遠近也辨昭穆等降之殊所以識尊

卑之次第也行吉凶慶弔之禮敦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所以崇
宗族之典禮也
陸象山曰作譜須要明白如某處分來某人某處分去枝幹脉絡
條理不紊方綿是譜○如或相傳失真考求無據則亡諱亡世
直書無隱此司馬公之圖繫歐陽修之譜例可倣也
宋景濂曰甚哉譜諜之難考也歐陽修譜圖世以爲甚精者其自
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
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修則萬之
九世孫詢唐初人巢陷州縣唐末也始終相去幾三百年詢至

琮僅五世耳琮在唐末至宋仁宗一百五十餘年則閱一十六世其理竟何如耶甚哉譜諜之難稽也君子當盡心於所不知信其所可知而已耳昔賢有言曰三世不修譜為不孝苟世世修之其有如前之失耶君子慎焉可也

王氏十朋曰凡作譜者不過為祖宗重也人知重夫祖宗則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惟義而匪義不行何也恐得罪於祖宗也

南史王懿傳云北人重同姓謂之骨肉顏之推家訓兄弟從族祖之外高秩者通稱為尊同昭穆者百世猶兄弟也河北族人三

三十世稱從伯從叔今俗語曰宗族百世眞有所謂也
吕本中曰國無國之道而後國亂家無家之道而後家亂故禮樂
紀綱者國之道也宗法譜諜者家之道也
歐陽修曰族之爲言簇也尚夫聚而有别姓之爲言生也本其所
自生氏之爲言示也示其所自分自姓統氏之制變而支派日
巳紊矣大宗小宗之法廢而族屬日巳踈矣於是一姓不變者
累數千百年而其子孫動且萬計賜者别者更者冒者紛復交
錯於其間愈益難明而後譜諜之辨殷焉自周之小史定世系
辨昭穆晉魏而下至於有唐氏國史錄於國朝家史明於里曲

然而猶有訛謬斷不知所由來古聖人之所定制冐嗟乎其終不復矣

白崖彭氏曰古者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賜之司商協之立宗以聯屬之而忠義之教成朝廷之勢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天下各保其族天下治矣

又曰自宗法廢而譜系興公卿起自犁鋤世家降爲輿皂飄旋燭轉消息興衰不能以相齊者數也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萬人者勢也一氣之推一旦萬世而不相忘者義也齊其數矯其勢以通其情而臣翼斯義於天地間使萬古不墜此譜之所以作

者仁也

高氏曰聞老泉叙宗譜有相視途人之憂且曰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其本一家父子至於途人相視必待援圖而後孝弟之心生人心天理竟何如哉

吕東萊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宗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别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别而爲氏者不勝其多焉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絕無僅有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人罕有能

辨其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其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城之王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其出於陶唐之劉耶奉春之劉耶元海之劉耶其能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爲馬服之馬及馬援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爲周衛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由譜諜之明與晦而已

南陽公曰余思祖父每生我子孫有如樹木一般枝上生枝生生無窮則枝葉之在根本者不能悉達然後有生者枯者榮者瘁者故子孫數世後其中有富貴貧賤之不同智愚賢不肖之不

一亦理勢之自然者也作譜者苟以是爲去取焉殆不思之甚也

右諸名公譜說曲盡尊祖敬宗之義世之仁人孝子有志於譜者當三復於斯也

[library seal]

上海圖書館藏

例言

一祖派重本原也或疑播遷之後恐有訛傳予曰郭崇韜之祖汾陽王識者羞之狄青不附狄梁公君子韙之今休寧下東朱紫旌孝等派雖同祖忠肅公其實猶仲雍子孫尊吳泰伯之類耳昔微子奉祭器奔周其後嗣蕃衍於宋謂非帝乙之子孫可乎吾祖相有公徙旌德時猶奉忠肅公遺像宋高宗誥勅及諸名賢親筆傳贊至今寶而藏之手卷猶存文獻確據何疑焉

一世系詳本支也或問忠肅公以來固無疑矣今按舊譜自金

日磾公而下已四十三世新修自知丞公而下又十八世年代旣遠遷徙屢更其間果無疑乎予曰前人無述而强附之固不可前人苟有述之夫豈無據而云然乎從先志可也

一始祖溯所自也禮曰祖有功宗有德少昊金天氏遠矣日磾公德盛功隆猶之遠也忠肅公者吾始遷之祖之高祖也在休寧則祖尙八公從忠肅公之高祖也吾族已再遷矣於今春秋祭祀猶懸忠肅公像推其近者斷自忠肅公始

一闕疑愼始傳也今按倩公而下數世事實無聞祖塋失據甚至遺其祖妣姓氏者意當播遷之餘前人佚而不錄致失其

傳後人將奈之何哉惟闕疑以俟他日或有訪諸湖泉一州子孫庶幾有賢達之士猶能詳其姓氏蹟其墳塋者予將採之以補缺略云

一憲章從所志也日磾公以來千八百餘年其間名賢碩望公卿名元代不乏人以非嫡傳故不具載惟仁山先生理學上繼朱子正希先生節義可並文山仁山吾宗也正希與吾同祖而各派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各有贊聯以附於忠肅公文翰之後并錄其大畧使為金氏後者知予仰止之思云

一傳贊本功德也備公而下高曾而上先祖雖有美行子孫罕所見聞悉從其畧紀世系而已高曾而下其有德業過人者雖或瑜瑕不相掩子孫欲褒崇其先祖之美則錄美而掩瑕是亦猶行古之道也其現存者不應自作贊語有讀書能文創業貽謀者序其生平履歷以告來者少存謙謹之意以杜僭妄之端云

一事畧著實行也凡各傳下書生娶沒葬生子書宦業隱德孝義廉節書必據其實跡用黜浮靡獨存簡要

一分族慎傳派也凡先世各派支系效歐陽之例五世爲圖或

因隨產居住或因宦業經商兵亂徙居他郡各於名下注遷
某處寓他鄉無定居者書失傳無後書止
一臧否別善惡也凡宗誼以士農工商爲務婚嫁必擇門戶相
對者如紊亂彝常婚嫁不計良賤致忝吾先人者俱黜其名
一排行正名分也從前排行每多異同恐世遠人蕃有紊昭穆
謹按自休屠王起下迄志字傳世六十甲子重周正當貞下
起元今始於志字共成十字異時雖支分派遠而昭穆了然
十世之後復立十字自一世以至百世秩如也明彰既往遷
序將來惟於此愼之

排行　志士學有本希聖定以成

光昭能紹祖中正必盛榮

宋高宗皇帝除金安節監察御史勅

勅司農丞金安節可除監察御史爾以御史論
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
攷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惟
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厥職樂於從善
朕心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弗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
我純一之政餘如奉

上海圖書館藏

勅　如右牒到　奉行

紹興七年五月三日下

敷文閣學士金公家傳

先公著姓金諱安節字彥亨其先京兆人也唐末徙歙之休寧縣遂家焉曾祖諱仁用妣蘇氏祖諱應辰妣洪氏父諱裕贈通議大夫妣朱氏贈太淑人先公生而穎悟日記千言識趣不凡容止莊肅家貧刻意務學太淑人躬紡織以給資用少長遊校舍聲譽益著操行益勵貫通經史尤精於易學者多宗之嘗著易解以遺後人葛司成勝仲自禮部郎宰鄉邑一見期以遠到每於政事之暇相與講明義理至日昃忘倦教授張矩因見其文尤加愛敬遂以其子妻之語人曰平生無如意事但得佳婿耳時國家用三舍法

取士竟以鄉校貢入太學一就公試即首多士遭通議憂居喪三年克盡孝道適張寇之亂居民逃徙亟奉喪事與祖仁用合葬於溪之南郁山至終制再入京家貧乏裹糧親族哀率僅得錢五千以助其行遇洸公晦於汴上見先公論史亹亹不可窮遂與定交已而就晦榜登第時宣和六年也初任洪都州新建簿方時艱難義不辭勞部使者交譽之期年薦書七上秩滿范丞相宗尹引為删定官當紹興初法令散佚方命修次同僚以先公通練博洽凡一專司法悉以委之書成會廣中得舊新修若合符節衆益歎服以為不可及改宣義郎舊例改秩多即遷而先公獨滯故官謝祖

信遷寺丞見宰相曰金删定改官在衆人之前以不事請謁無爲
言者祖信不敢先之五年召見奏對稱旨太上皇曰金安節好秀
才若加涵養有用之才也除司農丞或問公知召命否今侍郎張
致遠爲中司時所薦合往謝之公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哉竟
不往渡江之初庶事草創國用匱乏首論今日急務惟食與兵軍
旅之政歸之宥密既得其要矣惟財用所總則委之戶部廟堂之
上無有專其任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奉行法令稽考簿
書以謹有司之職者戶部之所能也調國用之盈虛察計臣之能
否謀畫於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戶部有不可得而與者矣宜

專遣一司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凡內外財穀百官之長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財計出納悉在目中如指諸掌又論軍興以來國用歲廣言利者日益繁然皆瑣碎椎剝無益國之大計古者取民不過租賦自漢而下其法益密其取益細至於今不可有加矣儻欲增之是直爲國斂怨專利而不顧又安可爲哉爲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制以省邊地轉輸命郡邑守令禁遊惰招流亡興瀦澤陂池之利以備水旱使民務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上公之求而無咨怨是爲長久之策矧今境土未復兵革未息一卒以上皆仰給縣官國

用之匱其誰不知莫若明然布告使知所以取之之意不必避科斂之名而別爲之法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而國家富盛十倍詩人美之亦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匪衛文公猶能以遷徙之餘致其富盛如此豈有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推至誠尚勤儉以化天下而長患不足者乎又陳和糴之弊謂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國家之務莫此爲急先王之時穀貨均平農民具贍而無甚賤甚貴之患者以謹視登耗四時斂散而足食之政行焉耳方今恢復土疆宜廣軍儲豐年已屢固當有備而有司苟度目前穀賤之際則以闕錢爲辭而糴不加多及乎穀

價既高民且艱食而猶收糴不已是豈發斂之政哉今西成在邇宜詔有司蚤備糴本於豐登州縣置場和糴取其收糴最多而不擾於民者優加褒賞使知所勸庶幾所在官司各務廣糴以實倉廩軍食之餘可以賑恵雖有饑饉非所憂也又論奏人臣之事君所當先者國事不可以自營所當勉者職業不可以自安況今國步未平四郊多壘正臣子忘身盡瘁共濟艱難之日苟爲利祿是圖而不恥節義之不立宴安是懷而不憂政事之不修將何所賴哉陛下臨御海宇於今九年公聽博採以盡群情宵衣旰食以勤庶政而又播告之修屢加訓飭俾懋厥職同底於治小大之臣精

白一心以承休德然士風不競爲日已久不恤國事而自爲身謀者尚多有之不大明黜陟以示勸懲未易使之丕變也臣願陛下詔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有能憂國忘家服勤無怠者不惜顯擢其或懷私偷安無益於治者亟加汰黜庶羣臣竭誠盡力仰副陛下憂勤國家之意言皆剴切救時先務六年夏遷倉部郎官明年五月駕幸金陵而先公留不豫行朝廷別除郎符遂乞解職時以國子監丞處之竟以親老辭歸是月復召赴行在所旣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除目一頒中外聳聽迺建言四方知朝廷有人而無敢不服者以慮無遺筭動無過舉故也倘或謀謨不臧

舉措失當使衆庶至於竊議强悍得以輕視非以示四方也陛下臨御以來推誠用人視古無媿而棟幹或撓莫克勝任皆由自用夫區區之智而無以揆天下之事是以察理不明定計不審屢舉而屢不當也夫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建輔弼之臣置諸左右非苟取充位而已蓋欲彌縫朝政之闕失也今天下多事正馳騖不定之時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至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動皆適當克成厥勲以彰朝廷之有人而折衝於萬里之外矣又論勝敵莫先於自治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

擇吏以安民恤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不可以不加之意夫兵所以驕者以將非其人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也欲選將則當戒姑息而取其能撫御者民所以困者以吏非其人依勢倖威倚法以削也欲擇吏則當黜貪暴而取其有惠愛者至於卹費則禁浮靡除冗蠹公私之費無所不當卹也然後畜力養威待時而動戰必勝攻必克矣何敵之足慮哉昔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文王退而修教崇降爲臣攻守之討未有不先於自治者此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所以中興周室而垂光簡册也先公論多切直一時公卿大夫雖有不樂而識者韙之越兩月遷殿中侍御史

時此職久虛既拜命帝謂曰此朕親擢以卿忠亮備見奏聞可宜安職時秦丞相再用方得君權勢燄灼無敢忤拂進其兄梓知台州先公連章論其僥冒謂始校尉而煥文學繼以文學而直赴殿試自改官以至從來差除皆非其所當得如此豈復知朝廷有公道縉紳有公議凡所彈擊不避權貴直言無隱上雖曲意勉從自是大忤權相力求歸便養親帝諭之曰卿若去是朕不能容直諫之臣終以是告歸繼丁大淑人憂居喪盡哀三年不入私室鄉閭皆稱其孝至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秦氏勢益盛中外側目先公既與不合不復過問或謂少宜下氣彼能為人患先公曰得失窮

逋是亦有命又安可失其素守竟坐是擯去者十有八年權相死
天子厲精庶事凡前時之直言被抑者皆相繼召用閱月起知嚴
州兩降旨趣行至則以長者處官不任刑罰時有詔守臣到任半
年條奏民間利病先公首以五事奏上如平民間租稅折價蠲私
逋利息過取均船戶差撥之令限軍兵借請之制與夫裁削錢監
官吏冗費奏上悉蒙采納凡諸縣科買之例羡餘之獻一切罷去
在郡一年俸餘之積並不納宅寄藏於庫登附版籍至今父老相
傳皆能言之除浙西提點刑獄被命出決淹獄每行得訟牒數百
閱閣秉燭平心閱之多得事情民以不寬持節半年按讞詳明一

路肅然先公久處閒廢起爲守憲例冊上供甚厚並却之雖厨傳什器帷帳籃輿之屬一無留者曰此有司之物於私家何用有旨召見除大理寺少卿雖貳官廷尉不專籍法律繩下首言明刑者期於無刑聽訟者欲使無訟宜明訪監司守令不必專用法律苟有可贊教育者無大小必行庶幾先民未犯而格之又言鞫獄者欲得其情議獄者欲當其罪一或失之則民將無所措手足不可不謹也又論獄情之不能無失者以奸猾之吏附勢徇利有以蔽之也附勢則觀望而權豪勝徇利則貪墨而賄賂行伯州犁之上下其手以勢也羊舌鮒之黷貨無厭以利也而況於胥徒乎故知

獄莫先於戢吏吏姦戢而聰明可悉忠愛可致欲望聖斷中飭守臣虔奉詔條獄必親慮率僚屬以正馭胥吏以嚴察其奸猾首斥去之俾觀望意絕賄賂不行斷獄得情人無冤濫以仰副陛下哀矜之意時獲僞造鹽引者中書必欲置之死公力爭之以爲造來已十餘年鹽官之合追逮者多顯貴亡歿幾半且案問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轉運使遣其屬王悅道鞫仁和令王績獄不以實遂付之大理先公以勘者不實當究問悅道卽醫師王繼先之子也有寵於權貴屢因人丐免先公不釋必欲正其罪已而三降旨方得免又論教者所以導人爲善刑者所以禁人爲不善教之

不幸然後刑之故刑者所以弼教而非言治者所當先也舜命稷
播百穀契敷五教而後命臯陶明刑以弼之可謂得本末先後之
序矣故不足於教而後言政不足於政而後言刑教行而民化雖
善政無以加又何以刑爲哉陛下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體天
地好生之德順億兆欲壽之情民生斯時宜皆樂生而重犯法天
下無一人之獄矣而刑未至於措而不用者豈固難化哉葢以州
縣長民之官不以風化爲意而訓廸有所未至故也夫郡守縣令
民之師帥所以承流宣化也今乃獨以簿書錢穀爲急至於風俗
之淳漓民情之媺惡皆若無與於巳事部刺觀風者亦徒以其供

輸及期文書如式不爲其下所訟則已矣化民成俗之方未嘗過
而問焉民未臻於恥格宜也昔黃霸守潁川百姓向化獄成八年
而無重囚孝宣褒之卓茂宰密縣舉善而教人不忍欺教化盛行
光武賞之使天下守令皆如此二子刑措不難矣尋以圜空有詔
奬諭二十九年四月徙宗正卿徊翔卿寺者凡四年有言其獨立
無援者帝曰朕亦知之已有所處八月遷禮部侍郎明年三月遷
侍講九月遷給事中上謂大臣曰朕熟知其人老成且極正當必
不沽激以求虛名邊報頗急軍務繁與先公首以進取招納備守
三策進謂去歲逆亮渝盟侵犯淮甸亮熖方熾遽以殞滅上寬莫

大之憂此實宗廟神靈與陛下仁聖憂勤有以感悟上天故假手其下以行誅殛其爲夷狄戒可謂昭灼矣雖可爲慶而未可恃也葢天道善應其所傾覆常因乎人今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之可取如之何不取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一者如漢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袞州是也由是言之進取招納雖當乘機而備守之旣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知所恃而樂於從命不可不蚤圖也又論擇將治兵之術謂治兵者一於嚴而不撫之以恩則怨一於恩而不御之以嚴則驕怨固不可爲使驕亦不足

恃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
俱死又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
用也至若選用將帥宜博舉而審取則良將之材可得矣故吳起
以翟璜薦而守西河韓信以蕭何薦而拜大將汲引之路誠不可
以不廣也自古備邊之道代有不同莫如我太祖皇帝淵謀睿略
最爲盡善蓋其要惟在於擇人而久任故操術甚簡而收功甚博
如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守常州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筠鎮棣州以防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
濕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

議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軍市之租並賜諸將不問出入故無拘制而不乏於用以之養士則足以得死力以之用間則足以得敵情其任之久者或至三四十年少者猶不减十餘歲迄於天下大定不知有疆埸之憂非淵謀膚略之盡善而用得其人之效歟今淮甸之地控制邊隅今猶昔也如欲為備禦之計願詔大臣遴選智謀勇畧有志功名之士毋間文武毋拘品秩付以一州責其自守凡土地之所出財賦之所入悉以與之俾得自用雖上供之數一無問焉如治陴隍繕器械犒士卒募間牒之類皆得便宜從事其事關國體者然後以聞朝廷為裁

其可否而施行之又宜審其才實詢其能否而後付之仍論以久
任之意使咸知未遽更代則必悉其心力不爲苟且之計矣又論
國家之大事在戎天下之安危在邊欲安天下在於嚴邊防欲嚴
邊防在於飭武備易之家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象曰君子以
常德行習教事高城深池以嚴邊防所謂設險也治兵振旅以飭
武備所謂習教事也夷狄未賓尚窺邊境設險守國誠今日急務
豈可憚勞費而因循不議哉近者竊聞劉豫爲虜所執驅之以北
此雖得之諜報未審其由虜情多變難以遥度然去順效逆禍終
自速夷狄無信不可恃也是殆上天悔禍使復爲國家驅除以啟

中興之運爾況祖宗之德澤未泯陛下之仁恩已深思漢之民捨
本朝將焉往哉臣謂正當申嚴守禦以固吾疆陲多遣間諜以招
彼携貳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摇軍
聽無惑養威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圖之則定計審而臨機速
舉無遺策矣𭣣楊存中差往淮南西路採訪事宜欲併廢廬州幷
管下四縣以附舒州欲徙和州於東關并改和州為歷陽縣而合
肥歷陽二縣并升軍額仍各差兵將屯戍臣竊謂朝廷欲併省移
易州縣之意大要不過有三一曰專據形勢要害欲以禦寇二曰
参酌遠近道里欲以便民三曰減罷官吏浮費欲以足用今據存

中等所申欲以廬州一郡四縣之地以附益舒州則是舍形勢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以廬州一郡四縣之人而供輸帥府則是舍近便而趨艱遠如綏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城郭室廬焚毀戶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如捕風無所用力今據移郡置堡創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即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爲今之策莫若以戍兵爲首屯田次之修築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不可爲守百姓無兵則不能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魏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守祈山賊

來輙破於三城之下而孫權築濡須塢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寗等亦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險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我今有之而反自棄之非良策也自餘弓弩手又當續次舉行無不可者欲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卒一二萬屯二州使壁壘相望足爲沿淮一帶聲勢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況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一州之戍兵與其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卷舒之間成效相遠矣隆興初年金國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畫定四事其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割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金銀絹之數

四叛亡俘虜之人有旨令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遂條奏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在於速和而虜意亦未嘗不欲和也近北使之來書詞雖嫚而卒將情狀畧可見矣然又懼我測其來意而有輕之之心也故倡爲大言邀索舊禮儻若直情徑行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力方匱亟與之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爲之屈安知不乘我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則廢前功與之其何以爲國謂莫若折衷斯二者而婉辭以應之使彼有以藉口而吾可以紓難其庶幾乎昔慶歷中契丹挾西夏之擾無故而請地求婚其詞非不大也仁宗一再遣使稍增歲幣而今之計彼旣欲

和議理難拒絕當權時之宜與之通好以休兵息民當選將勵兵蓄威養鋭大修軍政以爲後圖且謂既許通好則使命不得不通但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雖肯從猶有未盡如世稱姪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便可從至海泗唐鄧爲兩淮襄漢屏蔽亦恐絕中原士民歸向必不得已寧於歲幣少增其數以厭其貪求但修奉陵寢迎護梓宮當在所先宜於國書首及二事然陵寢地居河南今欲其以地歸我未必肯從議還禁地但因遣使入國恭往陵寢朝謁上嘉納之是時廷臣各有違議而主說不一明年正月虜復以書來上不欲報而湯相固請荅之進呈上以書詞示弱

却不用繼而僕散忠義以未如所欲爲詞遂與志寧分兵入寇自清河渡淮守將魏勝戰死上聞有虜師乃命湯相都督江淮兵馬仍詔嚴爲邊備大學士張觷宋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乞斬三姦臣而用胡銓金安節虞允文龔茂良等協謀同心以定大計時有白劄子欲車駕幸金陵有旨令臣同議奏臣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爲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爲形勝今將圖維經略措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而兩淮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至於宗廟宮室官舍城壁倉廩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民思拯救

如在焚溺臣謂宜頒詔令明賜曉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
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廵幸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
舊迹以次營治以俟駐蹕庶可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時淫雨
傷蚕麥詔從臣陳弭災之術嘗聞陰陽之氣行乎天地之間條舒
而爲寒煥温燥而爲雨陽氣均則和氣偏則沴雖云天運有數實
與人事相符聖人居泰則裁成輔相以保其和遇災則恐懼修省
以求其應用能導迎善氣變災爲祥凡在覆載之間動植之類罔
不由斯道也比年以來上天降康擊壤之民罔知帝力今春苦雨
上軫淵衷爰命邇臣各陳已見顧惟淺陋曷足奉承弭災之方莫

先修德陛下清明在躬體天法道凡所以娛耳目而感心志者未
嘗有一毫之累帝王之德無以加矣淫雨之害曷咎而然竊意卿
士之列郡邑之間有未能上體德意而感傷和氣召致災沴者如
刑罰之失中賦役之不平貪夫侵蠡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戕民
命有一於此皆致災之由也官曹清肅民無冤濫則和氣可召而
災害不生矣時朝廷集議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奏陳仰惟
太上皇帝以盛德大業光啟中興方聖躬康寧未及倦勤之年斷
自淵衷傳禪聖子巍巍功德雖堯舜有所不及蓋堯老而後舜攝
至於舜之授禹亦以耄期而後遜位則今日之舉真有過於唐虞

此特臣子一時歸美之言雖窮天下之竹帛不足以形容聖德之萬一陛下初登大位深惟極天下之養未足以盡欲報之誠故擬加徽稱以致尊崇之意然猶謙不自决特盡群議臣竊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所以崇報推美之心豈有窮已然自堯舜三代以來能盡事君事親之道爲天下萬世臣子之法者一本於禮而已禮之所有不敢以不盡禮之所無雖毫髮不敢有加焉謹按三皇稱皇五帝稱帝旣以兼三皇五帝而爲之名而天下之父則曰太上皇帝尊之至也唐明皇不考於義乃以皇帝爲尋常之稱遂加以開元聖文神武之號違禮悖義先儒固已非之我朝政事多循前

代故典至於徽稱之上祖宗每以爲難或降詔禁止或削去緐文或終不俞允其意可見矣逮神宗皇帝始毅然不受遂爲萬世法自是累朝遵奉以爲故事子孫所宜世守而勿失也臣願陛下事親之孝無一不合於禮而太上皇帝之盛德全美益昭著於天下惟聖慈裁鑒之孝宗皇帝臨御之初首詔講讀官宿學士院燕見咨訪甚悉時先公啟陳皆切治體如嚴用例之弊革內降之恩去浮冗之費廷臣有不法者即論奏無所廻避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罷上面勞曰近日都不見卿繳駁有所見但繳進朕無不聽時周益公同在後省益公愈加敬焉張魏公趨朝語於

衆曰金給事眞金石底人不可干以私力薦公可爲執政時以論列曾龍事正忤上意不果遷未幾拜兵部侍郎先公久欲去位至是或以爲非遷勸其决去曰若爾乃躁也事君之義不當如是越數月乃丐祠凡四上皆降詔不允執政者亦爲之言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大平興國宫時胡澹菴銓居後省亟行繳奏臣聞書曰圖任舊人共政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金某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臣嘗兩奉聖訓决不令其去位臣切喜忭謂陛下納諫之誠遠追堯舜貪賢之美不減湯武臣退而書之以爲萬世美談玉音在耳忽除金某職名宫觀臣實未喻陛下直以金某

年當致仕遂聽其請以漢張蒼七十餘不當爲柱下史唐張柬之八十不當爲宰相况國朝富弼文彦博皆八十餘尚不聽其去金某齒髮未凋筋力尚健究心職事愈於丁年憂國之心不在衆後豈可遽令引去陛下晋之經筵亦何不可如臣等輩不及金某遠甚金某引去臣等胡顔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令金某依舊供職昔韓愈謂孔戣不樂居朝非國家美事遂抗疏留之前日汪應辰力疾乞去虞允文抗疏留之太上欣然賜可况陛下尊用老成必不以臣爲狂而幸聽之上從所奏繼而先公又伸前請上曰前日以卿請不已姑勉從耳後有繳留雅合朕意臺諫亦來留卿卿其安

[seal]

職隆興二年正月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舊例率以宰相排擯爲出
局以故事多壅先公獨盡日裁處不憚勞識鑒精明流品一清凡
所論奏忠誠激切不惜盡言自是請謝事益力章屢上不允且頒
詔俾安厥職具奏云臣之事君無敢有已故仕則義當致身君之
使臣當閔其勞故老則禮容謝事臣雖愚於服勞之義不敢不勉
況才力綿薄學術空疎歷歲雖久寸效蔑如今行年七十血氣已
衰尚玷邇聯日積瘝曠若復貪榮不止譬猶駑力既竭强以取途
策勵雖勤何救蹶失況所居銓部最號劇曹方當革弊之時是豈
養痾之日儻不知退冒玆寵榮必至顛覆以速罪戾抗章七上情

辭懇至不可遂留詔以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賜對衣金帶鞍
馬時去郊祀不遠特許奏薦不降等恩澤與其姪俾承受及陛辭
之日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復召卿目送久之見其官服止繫帶復
命之面從容問勞曰卿尚未佩魚待以金賜卿退而返家即拜君
賜乃上表稱謝云仕合引年亟上還於官政恩深優老重蕃錫於
寵章伏念臣名玷儒科迹塵官簿夙際中天之運首蒙太上之知
一去臺綱七更歲閏賦歸來之什將了餘生哦覊宦之詩已如隔
世迄更張於大化遄収召於孤蹤曾靡賢勞更陞法從矧英主大
有為之日實能臣勉出力之時而臣婉娩凋齡婆娑餘蔭雖耿耿

之尚在顧番番之旣愆爰布腹心願丐骸骨謝事而猶加以職辭
榮而反陟其官廹進謝於明廷復併叨於殊錫俾耀服乘之飾歸
爲閭里之榮臣雖老丘樊敢忘魏闕長舉頭於聖日冀效齒於恩
波帝所歸來莫續鈞天之夢田間息偃尚賡擊壤之歌又奏紹興
初放官行在卽叨太上皇帝聖知自刪定官賜對除丞大農擢任
言責去國雖久簡記不忘更化之初首蒙収召更歷中外躐名從
班恩德之隆靡捐莫報陛下出震乘離萬物皆照臣得以綿薄依
光日月待罪瑣闈二年之間屢蒙親擢恩踰崧岳戴負難勝惟是
服勤兩朝始終眷遇今當違去軒陛然犬馬之情豈勝戀匕欲乞

特詔有司許臣詣德壽宮朝辭庶幾臣子瞻戀之誠獲伸萬一去
都之日自從官而下送者數百人皆相與歎羨以為中興以來全
名高節鮮有其比作歌詩以紀頌者甚衆道傍觀者如堵皆言可
惜此老子去其為時所重如此上復謂宰相曰金某丙去可諷諭
之旦晚當再召用詔語云雖無人乎子思之側長者不留抑使親
聞伯夷之風頑夫丕變述上旨也先公既歸未幾太學生許衍等
百餘人伏闕上書乞召用及從官臺諫以為請者相繼不絕在法
致仕尚請俸給之半公獨一無所取生理蕭然所入不繼僅有伯
祖通奉義撥之田以給家食紹興戊辰建安章侯來守鄉邦時若

旱餙躬齋戒遍走群祀大雨隨應歲事以稔廼立亭於城上扁曰
慶豐屬先公爲之記郡有英濟王廟而本邑獨無每遇水旱則迎
請香火於別祠以禱之事已則撤民無所瞻仰紹興癸酉蒲陽吳
令君出宰休寧因遇旱暵復舉故典旋即感通遂大啟祠宇不日
告成邑民有請於先公願記述其事而鑱之不退居凡七載恬靜
自處無異於韋布之時暇日則杖屨自隨涉近郊徜徉於葆眞山
下超然自適每對客曰臣之事君當致其身今既謝事則此身方
我有家居不事杯酌或親故厚善者過訪清談盡日以貧自樂出
處不渝至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了然不昧

如悟化者此皆平時學力所到達死生存亡之理而然也享年七十七官至中奉大夫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爵休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謚曰忠肅淑人張氏後先公八月奄棄累贈和國夫人有子二人長備文林郎四川總所幹辦公事次子侃朝請大夫通判揚州女二人長適宣教郎汪擇善次適廸功郎汪瓚孫四人籅朝請大夫通判瑞州篪承直郎泉州司檢踏官籤通直郎吉州太和縣縣丞簡文林郎廣東帥舶監官乾道八年春奉遺命與同夫人張氏合葬於縣南葆眞山祖塋之左葬之日家無羸資遂鬻所賜金帶以奉襄事里人汪彥文爲文以哭

之曰先生之清當今伯夷先生之和下惠不如任慕伊尹學宗仲尼進退無愧始終不渝璞玉渾然莫指瑕疵名高竹帛百世所師嗚呼哲人萎矣後進何依鄉人羅鄂州與先君託同門之好嘗即其行事爲之紀其篇末云公當盛年已爲太上所知有意於獎養成就蓋嘗用之而公自信不倚數不爲當揆者所右比復起四方日望其有所立遂官瑣闥適得意言天下事不以中廢故有所屈兩朝以其耆德舊人言雖切直每降意納上方有意向公而公遽以年引去惟公仕進之日不若家居之久所蘊旣不究於事業獨其危言讜論見於朝廷之上有不可沒者夫以言之之難則知聽

而受之者爲尤難公所言旣用而其始終進退又恩遇如此國家
於直臣何負哉先公天性樂易襟度坦夷凡所論事根本敎化尤
爲得體與兄相友愛略無間言又以郊恩奏兄之子與承受所居
屋廬僅蔽風雨獨喜誦書多至夜分年雖高而益精明或問其故
先公曰平生不喜言禪又不善引導但少思獨宿耳與人交開心
見誠喜慍不形於色被容接者深以爲榮人或負巳亦不與較里
有不遜者狂言無忌先公聞之曰此亦妄人吾當自反彼將得志
輕犯他人必自取禍聞者嘆服而狂言者愧死無地所居雜委巷
中嘗有顯者來謁久無應門徐自屏間受剌而出就其僕使傳茗

昂其人退而悅服西蜀人士有過者云吾鄉至以比司馬公里有
或爲過舉者必曰金夫子無乃聞之輒縮朒不敢爲後進尊其德
行爲立生祠於縣庠尸而祝之今無異昔其正色立朝不事詭隨
職守所在必有建明至於君德之闕遺時事之得失人所不敢言
者必盡言無隱嘗曰自昔士大夫始進多務迎合稍如意則患得
患失不復能副前言以此爲人主厭棄未有委富貴潔去就而見
棄於時者也葢其持論素定故自小官郎號恬退曾不以富貴易
其所守每於榻前論事則忠亶骾亮毅然有不可奪者其在瑣闥
封駁尤多嘗面薦晁公武龔茂良可爲臺諫率皆稱職又薦汪龍

文藻程顥學邁可備論思之列後皆顯擢爲時名臣又薦汪龍學敷可備親民程龍圖大昌可備文學凡薦引人才必主公議而爲撰拔曰薦賢報國也以故人多不知未嘗示恩於人始攝郎曹爲當軸者所抑及居副端有疏其短者卻之不受後其子陳乞恩數反賴成就因擊秦氏擯去不用迨其失勢無一語及之時人服其厚德陳文恭公再登首相與先公素厚善時因陪祠南郊以疾薨於位其子偉節貽書求墓銘義不得辭資政殿學士辛公次膺貽書爲其母夫人王氏求墓銘始辭以不能再書勤懇謂某於從遊中最舊知夫人之德尤詳俾述而藏諸幽尚取信於後故楊誠齋

跋語有曰後三十年得見公之文稿其首即所作文恭陳公墓誌
銘也讀之終篇葢自歐陽公王文正公之後纔見此耳隆興初孝
宗即位厲精圖治時忠定史越王浩方秉鈞軸清問天臨疇咨是
亟疏薦吉士三十五人而先公實居其首載在簡册炳若丹青晦
菴朱文公有書答汪伯虞云尚書金公先君友也熹頃歲嘗獲晉
拜於臨安三復來誨多所啟益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
何幸如之其起敬起慕甚矣其爲當世之所推重如此有文集三
十卷藏於家奏議十卷表疏一帙周易解僅存惜乎餘文散落諸
父家未能裒集蹟一自先公之没七十有餘年矣簪紱凋零不絕

如綫未聞有振起之者毋切寒心又恐歷時浸遠後之子孫不知
先公遺事遂泯没而無聞焉謹叙錄其始末以爲家傳云
淳祐改元二月初吉嗣孫文剛纂述謹書

上海圖書館藏

宋故知郡龍圖大監金公行狀

公諱簡字文剛號子潛由開封徙居徽州休寧孝弟之里曾祖諱裕以子貴贈通議大夫祖忠肅公諱安節紹興間執法殿中以彈擊忤秦檜去檜死召用官至中奉大夫吏部尚書敷文閣學士贈通奉大夫爵休寧縣子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考諱侃朝請大夫通判楊州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始生用父遺恩補將士郎嘉定十一年銓試中本經第一公生有粹質弱不好弄凜然如成人少長遊鄉校敏悟嗜學為鄉先生所許可初仕潭州司戶西山真文忠公師潭得公喜曰端厚人也金氏有子矣每事凡議必

眞及之由此名聞湘潭闕令使公攝事至邑首閱獄案知囚禁冤
淹郎一一視輕重論遣人自以不冤縣計匱例重催弱戶以給爲
吏者公督吏數十焚其牘他如竹木之和買行鋪之兌易凡於民
所不便者皆罷之民欣然若更生是歲大旱眞公諭僚屬士庶皆
得言郡政闕失公上書指陳利病言多激切明年行勸分眞公一
以屬之公跋履山谷問民疾苦纖悉無不究竟因條上利便大畧
謂有司舉行荒政例使富民發倉賤直以售其名則曰惠民也然
富民廚利如割百計苟免而閉糴常由之民以重困宜因其鄉例
因其時價惟禁約其增直凡斗斛必自官給又移檄諸邑曰富民

遏糴豈其果不知好事哉欲錮之耳人心各有惻隱邑官最號近
民曷不以直情實意感動之豈無樂從者是歲甚惡而潭無饑人
眞公以此多公薦諸朝調常州法曹有郡守負貴觸情陷人於罪
以公爲才檄攝李曹椽一日東劇盜就吏吏承風旨株連且數十
家公案驗皆無狀乃力明其非辜守陰使人諫公能爲之强伏京
官可立致公曰是違天也違天有大咎其何薦之能得守怒削其
俸公固執如初守聞而益怒下從公爲具劾將上會被召不果去
爲湖南漕幕西山以書抵帥余公嶸曰金某乃阜陵名從臣之孫
爲人端靜慤實昨爲潭之戸曹委以攝湘潭僉幕多賴其力蓋其

人實佐又遣公書曰賢者出盛德之門而能當官謹恪遇事審詳殊所敬嘆拙政條目皆賢者所悉扶持整飭不無望焉其相器重如此知奉新縣金人齧淮蘄黃浮光流民自九江岳鄂犇竄而至彍弓荷兵追逐老稚而據其廬舍僞立官標榜盈道上告殺傷奪攘者日數十公鎮以靜重稍出奇計鉤至其桀至者數人正色叱之曰若屬困爲亂耶抑欲得食也則再拜曰公能生我敢不唯公是從公乃命佐吏與是數十俱使遍相識別籍其姓名凡戶六千有奇口二萬有奇總爲三轄釐爲三十六部總轄三人令各州民推其素服者爲之饒財者聽販鬻而弛其征業農者聽耕公私閒

田而優其復怙暴者募入赤籍無告者諭大家收爲佣保勞來困苦悉以其俗治之禁邑民毋得以流土分爾汝更與約數條事在令前者不坐又申儆諸隅輯保伍義丁飭旗幟鼓鐸器械使與流民錯居以相控制衆然後定初流民之始附也浮光民李桂劉文達丁光祖造庭乞自當一部曲亡何反端頗見斬巨室丘木爲堡柵分置偏俾將結集無賴千餘人椎牛祭地相呪詛誓而起白晝殺人於野所向逖匿無敢誰何公夜召別部渠率示以禍福使自相捕討平且果應逮案未竟有告其友黨謀劫囚者同僚相顧失色公詐令從帥來語因請械詣府可以計免因謾應曰諾公即械

諸囚抱其具獄上府至則白府幷之乃言於制帥曰此輩自作不靖我是以有前日之誅餘皆瑣尾流離無所聊賴若不開其自生之路彼且謂餓亦死亂亦死憂未歇也計莫如因屯田而還之故土唯是資粮扉屨將出於敝邑願少留意吳公淵是其議公郎曰下令告之故更爲之具舟楫粮糗厚遣之且戒之曰毋生事煩疆吏大師不汝赦也皆負携感激而北邑賴以無禍帥竒其績表爲典國别駕士民聞將行詣臺府乞留詞旨甚哀王公埜疏其事奏曰金某爲邑之最政平訟理人心悅服新令未必賢又或不如金某之撫摩輿論咸惜其去宜蒙朝廷特詔增秩以勸懋功俟其秩

灊而後之新任豈惟百里之幸得旨候任灊王公移書曰奉新涉
民之擾措置關防撫摩團結井井有條百里之民恃以爲安一聞
新命咸謂左右之去必有後患某旣聞於朝矣公黽勉復就職命
下之日父老子弟舉手相賀劉公希仁趙公陳公皆狀公理績殊
異而朝廷嚮用之意決矣在左帑建言備敵理財二策曰漢祖新
敗彭城項羽方乘之其事急矣纔經七日則魏已不敢議蜀想其
數月累日之間凡百大計非惟月異而歲不同抑且朝行而夕見
效今陛下軫念三邊申命中外一日圖一日之功一月理一月之
事將帥當枕戈待旦如在戰場險要當葺補周密如防蟻穴積軍

餉使無他日師不宿飽之憂練邊兵使無他日望敵而潰之患又
言民力中乾國用亦乏臣昨備員帑轄凡出納會計必深求其故
如貴戚親王俸祿有常制而非時錫賚與撥降營造皆當裁損閹
尹寺人廩給有定式而非時錫犒與希恍求得皆當裁抑百司之
吏充補有定額而濫進實繁以俸銀計之百官僅六千六百餘兩
而百司乃八千餘兩以春冬衣計之百官僅六千七百餘疋而百
司乃七萬八千餘疋又如部吏歲支鹽賞銀絹今雖鹽課有虧而
賞給不損皆當汰去冗濫限以定數朝廷皆是其說其轄封樁也
請曰封樁視他庫尤重當封培樁積以待邦國之大用今名存實

亡宜稍立規模痛革前弊否則吏姦滋長卮漏難防其末流有不
可勝救者因科別其條以上勾當考核舉無遺策知臨江急餘穀
糴騰踊公切切議貸至忘寢食盡取西山規約視風土事宜增損
行之延進大姓於庭巽語傾意曉以貧富相因之理言之發於至
誠聞者競勸又致幣帛羊酒以勸勞倡義者憲使鄭公逢辰奏金
某宜慈惠和寬心民瘼舉行賑濟矜恤其民講究有方推行有法
千里耄稚鼓舞歡聲公聞之曰此職分事也要譽云乎哉郡有賑
民倉前守王公伯大所建繼者漫不加省公考究舊儲乃節縮費
務會而積之得二千七百餘石貯新廒以備凶荒淳祐丙午和糴

至江右帥司責臨江糴五萬石公爭之曰臨江自淳化陞鎭爲軍
固不可以比他郡歲供苗米止七萬石邇師旅饑饉相仍上戸無
儲峙　中戸乏蓋藏今春及夏積潦盈溢復大雨雹饑民嗸嗸仰食
縣官請於倉臺發義廩咨於巨室議勸分僅無轉徙耳和糴國計
也然爲國者將本根是務殖而先撥之得乎總使怒出語譙公且
將黥吏公爭愈力總使意解而諸司醵計久獘虧額上臨朝而歎
右丞相程公對曰陛下必欲興滯起廢非金某無可使者公旣被
命登攬慷慨黜貪奬廉罷無事之食無益之費於亭竈利病且七
尋端治之如治家事諸場連歲積鹽前後相乘慣耗不察惟以虛

籍相授衆皆指爲不可瘳之痼公遣屬官出場吏不意校其積累無所有乃言於朝堂曰此弊浸淫久矣隱而不言則某有罪言之則可罪者不止某也願朝廷寛假俾其自爲計許之期年榜者實滯者逋歲入倍羡遷大匠詔曰朕念刁斗之卹供倚牢盆而贍用載稽諸道課歲賦而輙虧厥有近畿佐邦儲而獨羨又曰惟不自潤於脂膏是以克優於會筭迹上旨也遷將作大監公昧旦視政晡而不休事無大小皆自決夏六月始染微疾連疏丐免上聞之曰吾方倚以治未可使去逾四月不賜告待其愈而用之公力疾視書猶日齋居便室以俟上命郡致俸錢廩粟皆卻之曰毋以病

尸君祿也未幾有吉攝平江兼饍事不拜上知公志弗可奪訖有
當塗之命公復以病不能任郡寄乞致其事曰臣世受國恩自詭
效功今旦暮入地餘忠未訖自痛去家千里子年纔十二恐溘先
朝骸骨棄捐願賜臣生歸鄉里既拜疏即處分家事纖悉筆之書
豫爲棺槥榻柎襚紟衾冒凡葬具甚備乃沐浴齋戒衣冠焚香危
坐安然而逝蓋寶祐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上聞而憐之詔曰士大
夫便文營私者多盡瘁奉公者少爾淳熙名卿之孫克省前人造
吏事任忠而能力專城而民譽美煮海而塩筴羨周官所謂廉能
之吏今遽以疾請老嗟夫瀕於殆矣不可得而留矣進直小龍以

勸勞臣以識朕用才不盡之恨中書直後院劉公克莊筆也公娶

魯氏憲使宜之孫女繼程繼鍾皆封恭人生子清公美鬚豐下矜

嚴好禮衣冠甚偉望之如神人然氣象閑雅甚都與人交久而敬

之不可得而親疏也雖燕居必以矩矱自整進退舉止皆有表識

喜怒靡形於色利害不怵於心事變之來人方倉惶急遽公恬若

無事時事亦徐就條理其涖官以明惲吏獝乚莫可譎奪至於興

利除害若嗜慾雖簿物細故必爲久遠計所至以崇教化爲先務

在奉新作新學校建堂廡裒典籍繼粟肉增貢士莊刊西山先生

遺書以淑多士吳門有精廬祠尹和靖先生公擇知名士爲之長

俾與諸生講切將告歸斥剩緡數萬增拓之自始仕從西山先生游終身不倍師訓實紹間眞魏諸公得罪去門人或更名他師公獨音驛不絕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心經一書口誦心惟弗置也使浙西首取諭吏八條摹印以頒州縣平生不阿不隨不以盧辭假人及中廢賓客盍落門外可設爵羅公處之泰然時哦喜無一事撓公私之詩以自況少時讀書蕭寺經年不歸所過目終身成誦一試銓闈輙巍占前列或言於公曰以公之才學取世科名直易匕耳公答曰韋布之士或皓首窮經曾不博一青衫今以恩入仕天之予我已多矣況欲求多乎不復應舉自少至老持身制

行益力飯不鑿田不式不爲違官改其度獨坐一室閱吏牘夜漏
下數刻四壁俱寂一燈煌然如與神明居雖經生學子焚膏繼晷
清苦殆不是過亦可謂特立自信矣實祿登朝族而謀曰吾大父
之所植立著之國史傳之天下遺家中否未請以易其姪名者吾
賴先君緒業待罪輦轂下懼無以假靈後世子孫以爲已羞力籲
于朝得合謚人謂公孝於其先沒世不忘增其名與英德史君文
郁尤友善對床風雨因論范文正公吳忠義田宅故事相謂曰曷
日有餘力及此英德公先卒其子大鏞市田百畝以贍疏屬公喜
曰姪如是而父不亡矣因亦捐租爲祭田春秋享祀畫爲定式在

浙右復輟俸賜三萬緡以廣義莊從弟文輝父子相繼下世家貧
弗濟公字其孤如已子孫垂没尤賙恤脩至每新穀未升則出廩
餘下其估半以食饑者其居鄉睦族大率類此常卜築近郭東山
古木修篁景物幽閒每杖策日涉曰樂哉斯邱我死必於此乎藏
其子清於景定四年十月十二日奉公柩封焉從治命也復自紹
定癸巳從事湖南漕幕與公聯僚寀相契如兄弟迨癸卯登朝又
同班交好益密故知公爲尤詳乃列其狀如右謹狀
景定四年二月日中奉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徐復書
宋故　知郡龍圖大監金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守太常少卿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

討官兼崇政殿說書林希逸撰

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時暫兼權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

兼太子詹事豊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徐經孫書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七千户實封二千五百户

程元鳳題葢

淳祐甲辰余初識公於朝中一見如素交居無何公去省鑰守清

江余辭翰直守莆陽余番陽人公歸星嶺與番隣書數無虛月從

十年余屏居溪干聞公以浙西庾使卒又五年其子以狀謁銘覽之愴然曰此吾友金子潛也如之何勿銘公由名從家言動有家法初補長沙民曹受知眞文忠公以攝邑蠶籍書賑饑具方畧也自此爲文忠門人再調常州法曹有劇盜株連數十家公言按驗無狀守欲强伏之力争不巳守怒移公征官公處之怡然主湖南帳司用薦者五人知奉新縣金人蹂淮流民奕入境肆殺奪公鈎致其桀數人語之曰若屬欲得食耶抑將爲亂耶皆拜曰願公活我公使互相保識乃籍其姓名凡户六千口二萬分爲三轄析三十六部轄以邑士部以其黨耕者販者别處之怙暴者入赤籍窮

悴者庸大家立束約數條事在令前不問俄有異謀者公以討誅之百里悟然徐請於大閫因屯田遣其歸具舟糧甚厚且戒之曰爾毋生事煩疆吏大閫不汝赦也其人感公至意扶携涕泣而去臺閫上其事擢倅典國軍邑父老乞留漕以聞朝廷許之秩滿除帑轄公建言庫有名物與籍異請覈會其實使某羨某耗具明庶宿獘可革從之監進奏院以薦書讞奏諸道紛來從前譔莫考具日月籍之至今為定法監三省樞密院門輪對陳脩敵理財二策其言曰餉素積則師無饑兵素練則戰不怯將帥閑居當如在戰場險要必脩當如塞漏穴又曰邸第右戚有常俸而非時泛賚撥

降營造當損闔尹寺人有常廪而非時錫犒希覬求得當抑百司胥吏俸銀陪於執事當省又條上封樁十弊朝廷皆是之出知臨江軍寇餘糴貴公取西山長沙規約視風土事宜增損行之憲車以治績聞其間有曰綏字閭閻討求荒政推行有法曲盡其心人以爲實錄郡有賑民倉積久幾廢公節宿補增至餘七千石餓而帥漕總三司各糴於郡石五萬至十萬公以書諍曰歲入苗斛纔七萬石春夏積潦請之倉臺求之巨室僅僅無轉徙糴雖國計民爲本可撥乎總譙公欲黜吏公曰守可汰吏可黜民食不可奪諸司不能屈遞減過半民德公牛車擔負爭先應令及聞公去父老

泣送踰十數舍奉崇道祠起知建昌軍又祠知撫州再辭改常德府論者曰近之舍而遠是圖可以觀所守矣乙卯以大府丞召陛對言人才最急選用必以心術聞望爲先又論守藏之臣任宜久毋以計日望遷之官御長子孫之吏遷右曹郎官丁巳提舉浙西常平茶塩義倉時醝計獘上銳欲革之程丞相曰必欲得其人非金某不可公至推尋仍習窠鏬日夜忘饑渴去冗員刷獘例塩本無遠近必面給之言於朝曰塩以盧籍相授諸場皆然其來已久隱而不言則某有罪言之則罪者不止某與其急於追尤不若寬以求足許之明年課入羨數倍亭民竈戶得取所煕匕然不待廹

而辨宸聞褒遷將作大監再留陞直寶謨閣然公以勞苦致疾矣俄有旨兼攝府轄事苦辭改知太平州以疾請老進直龍圖閣終於倉臺正寢晨興拜疏旣手書家事纖悉與夫斂葬之具沐浴整衣冠焚香坐而逝時寶祐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止朝奉大夫公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涖官嚴而明求民利病如嗜慾事無大小必爲久遠計居鄉門外事不歷耳雖以才見用而趣學甚深日誦西山先生心經閑居守書案不置初魁銓闈有勸以復取科名者曰等是青衫皆可行志何以兢進爲慕文正公義田與其季英德史君文郁約共爲之英德卒其子大鏞市田百畝

以贍公喜曰汝父不死矣及來浙右以俸賜三萬緡益之又爲祭田春秋祀事皆有式字其弟文輝之孤如子歲歉下廪亶周其鄉貧者貸之其生平鄉善卒如是卜築近郊曰東山古木修篁往來成趣嘗曰他日埋我必定於是景定四年十月十二日清奉治命窆焉曾祖裕贈通議大夫祖安節贈少保謚忠肅父侃朝請大夫通判楊州世居休寧孝芝里公諱簡字文剛三娶曾氏程氏鍾氏生子一將仕郎清孫也

日比谷圖書館

東山汪王廟記

祀有功禮也禮有施報通乎幽明人神雖殊其理則一人之事神旣盡其至則神之降祥錫祉亦將不得而嗇矣故君子之崇明祀也名稱欲其美封爵欲其尊粢盛欲其豐潔宮室欲其輪奐凡可施諸神者無不用其至焉亦以盡欽事之誠而爲民徼福於無窮也恭惟顯靈英濟王雄姿天挺知勇絕人值隋季失御豪傑並起海內俶擾民不奠居王雅以才畧爲衆所推爰集義徒保其鄉井號令明信威聲赫然宣歙杭睦婺饒六州之民皆恃王之安免於鋒鏑及唐高祖興太原王知天命有在挈圖籍歸之高祖嘉其忠

封越國公授本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軍事貞觀初入掌禁旅恩
禮有加焉既沒人人思其功廟祀不輟至本朝大中祥符二年始
封靈惠公政和四年以忠顯號廟額七年進封英濟王宣和四年
復即舊稱加顯靈前後璽書悉留登源神祠蓋王所居之遺址也
威靈並著封爵益尊別祠之廣徧諸郡邑而休寧獨無每歲旱則
迎香火於別祠之近者爲位以享之事已則徹民無所瞻仰紹興
癸酉莆陽吳侯敦仁東來宰是邑治人事神罔弗祗畏明年夏久
不雨侯仍舊俗禱焉既入即事顧瞻興歎曰此邦之人荷王之休
久矣而廟貌不建何以爲虔是禱有應當大啟祠宇以侈神賜且

使人有所依怙為福無窮神鑒其衷應若影響不旋踵雨大至枯
槁勃興士民忻慶莫不鼓舞曩之乞靈境外民固恧然及是皆願
出財力以襄厥事得吉壤於治之東崇岡囬環淑氣磅礴叅考甫
定遠近來獻惟恐居後木石瓦甓之屬不日山積工徒自勸靡煩
程督經始於乙亥四月乙酉告成於七月己酉為屋凡五十楹殿
堂門廡高明鉅麗於王宮為稱儀衛備設威容儼然神靈降依有
禱必應雨暘時若仍歲大豐闔邑稱頌皆以廟成之福而求文於
余以識之余謂神之功施於吾民也厚矣歷歲數百而棟宇不立
衆雖有志興造莫克成之今也雕甍飛甓創建於茂林翠鬱之間

而至者肅然謂他郡之祠皆所不及變前日苟簡之習而爲斯民
祈向之志且迎方來滋至之休侯之勤民至矣是可記也然余聞
民神之主也民和而神降之福侯之所以茂對神明而導迎和氣
者葢有道焉不專是輪奐之美而已也侯之先君子嘗爲邑長於
斯矣慈祥豈弟視民如子時方多虞兵革未息君外撫師旅內和
人民動皆得宜事蔑不濟遺澤至今未泯也侯天資既高洽術經
政復有所授其來是也以先君子所臨尤加意焉故閱時未幾衆
已悅服濟美之譽光於前人神之所以眷戀憑依而降福有繼者
其在是歟不然民志未愜而遽興土木之功以從事於祈禳廟宇

之間神將厭其瀆而莫之省矣其何福之有故余旣知其營繕之槩而并以所知者告爲後之君子欲盡事神之義而爲此邦無窮之福者尚其念哉

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主管台州崇道觀金安節記

忠肅公像贊　　王十朋

廉靜寡慾學宏藝博識見之高制行之確誠一代之偉賢實萬夫之先覺

又贊　　陳定宇

百年稱其名譽過庭覩其眞華經史尤精易義忠肅輔佐王家圭司喉舌議論齒牙持衡秉政德及陬遐

又贊　　賀子素

學惟聖學言惟聖言明乎至理達乎至源昂昂之氣翯翯之姿偉哉一時子孫永思

曹郎中先墓產芝次韻　　金忠肅公

佳城天與哲人居玉樹沉埋今幾時無復悲風纏拱木但餘和氣耀靈芝清名凛凛人如在美瑞煌煌事益奇赫奕孝孫來景貺豈殊泉鯉表姜詩

謝休寧金尚書惠臘肉　　楊文節公

老夫畏熱飯不能先生餽肉香傾城霜刀削下黃水精月斧斫出紅松明君家猪肉臘前作是時雪没吳山脚公子彭生初解縛糟丘挽上凌烟閣試將一臠配兩螯世間那有楊州鶴

題雲巖　　金子潛

中和山突兀與客共躋攀一笑九天濶斷雲千古閑枝行龍虎背
袖拂斗牛間願覓刀圭服乘風弄羽還

陪歐陽令君奠故宋尚書金忠肅公墓并立石表敬賦詩紀
事　邑人程鈹政

桂漿三奠隴雲寒共識賢侯此意難泉下屢經新歲月人間誰問
古衣冠青山再下樵蘇禁白石重將姓字刋擬有須聲傳故事無
邉光彩動林巒

和程先生韻　歐陽旦

寥落荒原白晝寒緬懷前哲濟時難北來風雨多顛屋南渡君臣

自毀冠獨立身爲天下計孤忠遠付後人刋崢嶸石表青松晚十
里閑雲鎖翠巒

述忠肅公遺事

休轡楦其少前後萬馬逐河流决宇縣尺土爲之鉶若人負持操應得良史書南渡有聖相惡鴞京黼餘徵旨出顰笑終身判榮枯當時盈庭議誰識鴟鴞鳥尚有鷸匕者老鳳鳴高梧一朝位橫榻執簡宸庭趨臣有忠義燧欲爇高城孤其人丞相見請郎司敗誅仗衛咸吐舌霜風飄玉除有嗔大如屋引去神明扶不許踵朝迹青山生白鬚網羅八百士煙瘴嶺海隅殁者魂魄結存者聲嗟吁孽火欲延燎未足燒璠璵秦城王氣滅晉扈共泉車鼎吕立者支矩蒦殫討謨未覺年遽耄自是心逾孤上章願得謝臣齒今桑榆

石田不一頃越自筮仕初屏間出揖客不見蒼頭奴至今談素節

可以肅簿夫千年歙川水永鑒寒蟾蜍試草招䰟句塚隧荒春蕪

附詩七首

咏月中桂　南圍議作

誰將鷲嶺本栽植廣寒宮八月開花頭四時結蕊同香飄銀漢外

彩映玉輪中老幹圓時現違條缺處朦世傳三種色我爰一枝延

足躡雲霞表素娥贈滿蓬

清如玉壺氷　得廷字　張師宗月課

崑玉瑩青案蛟氷注寶瓶玻璃綠凍合漿露待和羹入夜轉晶逈

經冬猶碧渟虛明涵月影精切映仙溟不受塵埃染能侵几席泠
清風如可接持汝獻明廷

題蘇門節婦

吁嗟青城公夫婦著忠節沈氏嗣徽音秉心貞以潔十載愼蘋蘩
雞鳴聞佩玦永言百年好詎意中路折時窮見眞性刲股情所切
郎隨赴玉樓婦也矢同穴慷慨而從容志欽一何決凛凛巘下松
皎皎西山雪節義萃名門感歎爲嗚咽

黃山白龍潭　　撫院觀風

黃山舊繞桃花寺絕壁龍潭深不流峽坼雲霾素鯉睡溪清日抱

長虬遊馮夷隱見靈光舞雀渡参差石影浮倏爾風雲巘際會數
峰霖雨搣神樓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劳縣宗觀風

桃李公門開不盡楓林霜染發丹枝今年花比河陽勝故似春園
二月時

題洞賓書像

獨坐扁舟是阿誰手持羽扇欲何之開簾待放湖中鶴半壁雲棲
飛出遲

題北斗星

靜坐寒軒對簡編高懸北斗映藜燃忽驚屋裏紅光繞掉筆乘鰲立一邊

文以載道詩以見志敬頌遺簡以志羨墻傳不在多百世猶存大雅

世江謹撰

上海圖書館藏

雲山得〻族情全該譜從長
意悵然有血氣能通一脉豈精
神不貫千年珠聯已覓了男
盛玉立惟期子女賢愧我偏居
蕉隱學那堪驥附手同編
士奎敬題并書

上海圖書館藏

續修凡例十條

一譜式兼歐蘇前圖後傳五世一圖下加一世以起第二圖至分房屬派則首書某公支下某公派長房系明則續提二房以及三四皆由是而遞推焉庶房屬不紊而支系分明

一梅岡蓮池及沙塘分爲三支令閱者開卷瞭然庶無混雜之弊

一生歿年月前譜失載今當細查增入果無考據不必空白

一凡遷徙寄居遠地其可知者例應編載其不可知者姑闕之以俟遷寄者之子孫得以追尋也

一墓圖壙圖後註明某公某氏及内位外向不但世遠可考亦可永免道路城郭溝池耕犁及勢佔之患未葬者不書以速人子之阡葬也

一婚禮嫡婦則書娶續則書繼妾則書副室間有生子而改醮者祗書曾

娶某氏使其子知所出也

一凡妻妾之子各從所出則生不紊照齒列之則倫不亂

一立繼原以接先祀其名分不可使紊於繼父下則書其第幾子來紹於生父下則書第幾子出紹某人為嗣若外姓入繼者註養子倘立弟立姪孫則名分顛而昭穆亂並芟不録

一姓名間有失攷者書此口以示別令不得妄增也

一名字凡有犯　御諱及　先聖名諱者無論存亡理宜敬避

蓮池金氏中門宗祠記

聞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誠以宗廟者上以奠祖宗之靈爽下以篤子孫之愛敬典至鉅禮至重也蓮池金氏自和公肇遷生三子長隆公次興公三瑞公分上中下三門向各有祖屋以爲棲神之所後惟中門隆公子孫日蕃岷山與元煒二公嫌規模稍狹上之不能奠木主下之無以聚宗族嘗拳拳以建宗祠爲念乃慮功成浩大費助少人恒有志而未之逮延至乾隆乙卯（雍正十三年）歲始和衆商確欲仍其基而擴之而董事者無不踴躍贊襄起于乙卯歲之春迄于（乾隆）己未歲之冬越五載乃克告成規模宏廠結構精嚴丹楹刻桷而堂廡煥然一新庶幾祖宗之靈爽于以式憑而子孫之愛敬因之愈篤由是支繁派衍緜瓜瓞于無窮子秀孫榮肇人文之蔚起胥于建祠基之矣今值譜牒告竣因叙其事而爲之記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之仲秋月同邑後學銀峰陳文漪敬書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